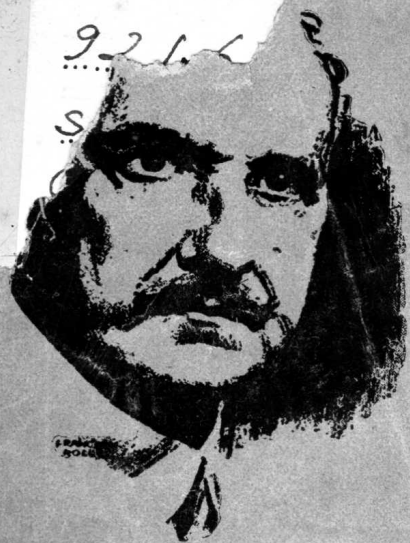




傳自的代哲位一代

G 桑達雅那落
蔣學模譯

地与人



行世社版出摘文

地 與 人

著 那 雅 達 桑
譯 模 學 蔣

社 版 出 摘 文

行 發

地 與 人

Persons & Places

By

George Santayana

究必印翻有所權版

版初年五十三國民

那 雅 達 桑 者 著 原

模 學 蔣 者 譯 翻

社 版 出 摘 文 者 行 發

信一中路京北海上
樓四樓大託

基 開 買 人 行 發

所字鑄刷印豐華 者 刷 印

六三五路江浙海上

人與地 目錄

第一章	時間、地點和族譜	一
第二章	我的父親	一二
第三章	我的母親	三五
第四章	斯都吉絲	六七
第五章	我的姊姊蘇茜娜	八九

第六章	阿維拉·····	一一〇
第七章	早期的記憶·····	一二二
第八章	我到美國·····	一三八
第九章	培康街三〇二號·····	一四八
第十章	拉丁學校·····	一五七
第十一章	聖母教堂·····	一七四
第十二章	最初的朋友們·····	一八三
第十三章	哈佛校園·····	一九一
第十四章	第一次回到西班牙·····	二〇七
第十五章	大學時代的朋友·····	二二九
第十六章	大學時代的研究·····	二四一

第一章 時間，地點和族譜

我手中這張文件，證明在一八六四年一月一日瑪德里的聖·瑪考司教堂，已給一個於上年十二月十六日生於聖·伯那沱城加里·安却六十九號的男孩莊嚴地受了洗禮；證明其爲柴磨拉籍人奧裘斯汀·里茲·桑達耶那先生及格拉斯哥籍人裘絲妃娜·波拉斯女士的合法之子；其祖父母爲桑丹德省巴都密司籍人尼珂拉斯先生及柴磨拉籍人瑪麗亞·安多尼亞·里波里奧女士，其外祖父母爲加泰羅尼亞省溜斯籍人佐塞先生及巴塞隆納籍人坦麗茜·加波尼爾女士。其賜名爲喬琪·奧裘斯汀·尼珂拉斯，其教父教母爲尼珂拉斯·里茲·桑達耶那先生及蘇茜娜·斯都吉絲女士；「上述二位，」在這張證件上簽名的琪奧昆·卡勃拉斯珂先生用他那合法的筆這樣寫着，「予誠其勿忘彼等精神上之關係與責任。」

一個機智的算命先生會立刻認出，在這張西班牙氣息濃厚的證件上，有兩個英國名字，就是格拉斯哥和斯都吉絲。它們是從那兒來的，它們指示着什麼預兆？我整個前途的種子是否會埋藏在那兒？假如那位算命先生的確有超凡入聖的本領，在那最後一個名字上，甚至還會嗅出一些重要的意義；蘇茜娜·斯都吉絲這幾個字，顯然是一個敷衍塞責，毫無生氣的名字。她是我的母親在第一次結婚時所生的女兒，那時才十二歲，却已經受到要負精神上的關

係和責任的警告了。這件事的意義，並不在於她因此不得和我的教父結婚，因為我的叔父尼珂拉斯那時已是西班牙軍隊裏的一位少校，已有了太太和一個孩子，並且已經四十五歲；那不過是教會裏的官樣文章，毫無目的的；其意義是在於：天意已叫她做我真正的精神上的母親，並教導我那幼稚的頭腦。是她啓發了我學習神學、建築學如社會禮儀。

外祖父和外祖母顯然是加泰羅尼亞省的本地人，那麼我的母親怎麼會生在格拉斯科，而且她怎麼會和一個姓斯都吉絲的波士頓人結婚呢？這些事實，分別的講，是旅行的巧遇，說得更貼切一點，是放逐生活和殖民生活的顯然結果；但所謂巧遇，是只有在不知不覺中發生的才能稱爲巧遇；而在現實世界中，一切實體的事情，是由於一連串綜錯複雜的原由而接着一個個發生的；斯都吉絲和格拉斯哥這些古怪的外國名字，它們之在這兒出現，事實上與我外祖父的性格和環境及所謂那個時代的一般現象祕密連系着的，有着共同的來源：一次洪水氾濫中的一批參差不齊的破船。

我並不想在這個回憶的航程中一開頭便把定命論的大旗牢縛在桅竿上。我們所謂的自然律，是急速的普遍化着；甚至即使其中某些現象的發生，的確是毫無例外或毫不攙雜的，但認爲這些法則統馭着世界，却是毫無根據的；所以歸根而論，若認爲某些事情必定如此發生，是一種最武斷的說法，甚至比說某種事情只能發生一次或只能由於絕對的機會才能發生這

種說法更武斷。可是在自然溷濁的洪流裏，却有着清晰的線條，和可以追蹤溯源的急流；這裏有一股激流，那兒有一個旋渦，假如你跟隨着它，從開始到發展，注視着那默默無言的流水愈來愈快的衝向某個懸崖的脚跟，是一件很有趣的事情。所以，我這只小小的蚌殼，和我家庭裏其餘的蚌殼，以及整個中上階級（那些不會沉澱的政客除外），都是或多或少的被那一次叛逆的社會革命給帶到激流的表面上來的；而我們所遭遇的事情，和我們所做的事情，以及其伴隨着的快樂與絕望，都也屬於那次因道德問題而發生的大移民的全體。

我的外祖父佐塞·波拉斯·布弗羅出身於溜斯一個康裕的世家，就是那種在城裏和鄉下的農莊裏都有一座房子的家庭。在這一點上，地中海附近的許多舊城市，也像其它各種地方可以表示出來的那樣，還保存着古代城市的風調，在溜斯居民的眼裏，它尤其是一個莊嚴光榮的地方，他們老是把「溜斯，巴黎和倫敦」說在一起，以表示他們的體面。但佐塞不是長子，而那時的加泰羅尼亞還保存着遺產繼承限嗣法，所以房屋田地和幾乎像羅馬人那樣的家長權是屬於他的長子的。據那時的階級思想，一個人的榮譽並不一定要有廣大的財富或衆多的田地，可是即使在溜斯，那些較年青的兒子，也須得離開家鄉去自覓他們的財產。在窘困的時候，他們也可以獲得家庭的支持或小小一點援助，但他們十分明白，在祖傳的產業和故鄉，是不容許有兩個家同時立足的。誘導他們的總是教堂，假如它誘導他們的時候，就給他

們準備着其它各種職業，那兒還有新世界在等待着他們，或至少是古巴和菲列賓。我外祖父有一位兄弟，他的一生遍歷了這些機會，最初做一個和尚，後來被派在蒙鐵維蒂奧的教堂裏任牧師。我所認識的西班牙人和所有的親戚，其最後的出路，是在政府機關裏任職；我的外祖父假如只在巴塞隆納的範圍之內，或最多不要跑出瑪德里，則他的財產大概可以弄得很不差，但他却跑得更遠。在他的腦子裏，經濟的考慮大概不是最重要的一點；假若如此，一定會使他躊躇於遠涉重洋。那是一個騷動不安的時代，法國革命的影響還未過去，思想的解放還得要繼續，這種潮流，即使不能在全世界佔優勢，至少也不能讓它消逝。無論如何，我們知道我的外祖父却不像他的兄弟，他的性格離做和尚極遠，他變成一個自然主義者，一個盧騷的熱心弟子，我懷疑他是一個互助團團員；當一支法國軍隊在一八二三年進入西班牙，恢復斐狄南七世那動搖的威望和君主專制政體的時候，佐塞·波拉斯就被迫離開故國，或許是他自己以為還是離開為妙。據說他最初逃亡到巴里立克羣島的巴爾馬斯，在那裏，他遇見了坦麗茜·加波尼爾，並向她追求；她是一個結實的女人，膚色很白，有一對深藍色的眼睛（我母親的眼睛也又藍又大）；在一次羅曼蒂克的結婚以後，他就勸告她和他一起過漂泊的生活。但在我受洗禮的這張證件上，坦麗茜·加波尼爾却已算是久居在巴塞隆納的本地人，這和她之後來住在巴爾馬斯，以及她的家族屬於巴爾馬斯是並不十分矛盾的：但她和她的全

歷史却被包圍在某種朦朧的氣氛中，有許多問題我迄今始終無法解決。

這些問題中之一，是我的外祖父爲什麼要選中格拉斯哥做避難所，他在那裏做什麼？密諾加附近的梅洪，早已在英國的佔據之下，那兒時時有機會可以航海到蘇格蘭，或甚至到蘭凱斯夏；他似乎在那些地方曾逗留了幾年，一面教人家學西班牙文，一面則乘機自己學習英語。這一段貧困落魄的放逐生涯，在這樣一個偏僻、庸俗、毫無歡笑的地方，他大概是極其厭惡的。加泰蘭人的頭腦是富於實業和經濟思想的，新奇和遙遠的東西可以引誘他們；在那種暗淡寒冷的氣候裏，他們的烏托邦思想並不能溫暖他們的心和頭腦。我所知道的，是他那時冒險生活的渴望和他那對一個較單純和理想的社會的想念，終於把他帶過大西洋，到達浮幾尼亞，到達了一個高雅、樸實、實行共和政治的農村社會。在這兒，人類掀開了一頁新的歷史，在一個清淨的新世界裏，在一個擺脫了一切妄誕的傳統和暴虐的人質制度的世界裏，他們開始走向一種注重理智和道德的純潔生活。奴隸制度嗎？或許那只是一種臨時的需要，是一種慈愛的學徒制，以便向一個頭腦簡單的黑人徐徐灌輸對勞動和文明藝術的愛好；而在本國的工業未立定根基以前實施保護制度既然可認爲是正當的，那末，在奴隸們尚未成熟到解放以前來實行家庭奴役制，也應該被認爲是正常的了。

就算如此吧，但佐塞·波拉斯也並沒有向浮幾尼亞的溫特斯脫民主政府去巴結討好，他

成了最受政府當局敬愛的公民之一；年月飛馳，當西班牙政府有了一個轉變，趨向於自由主義的時候，溫却斯脫方面的朋友就勸告當時的美國總統安德里·傑克遜任他爲美國駐巴塞隆納的領事。於是，他在亡命時期對當地誠篤的依戀，終於使他回到老家，非但只是安然回家，而且可稱是衣錦榮歸，對於此後的麵包和牛油，已可不必擔憂。

這次還鄉附着一個神祕的因素。我母親的降生日期，據她官方的證件，是在一八二八年，但却有理由可相信實際上是在一八二六年。當她在一八三五年被帶到西班牙的時候，使人大爲震動的一件事，是她竟尚未受洗禮。難道在那個時候，格拉斯哥沒有天主教的牧師嗎？浮幾尼亞、溫却斯脫也一個沒有嗎？難道在所有那些漂泊過的地方，沒有遇見過一個旅行的傳道師嗎？毫無疑問的，這是他父親開化了的思想使他認爲一切宗教上的儀式，無論何道德上講或宗教上講，都是無所謂的，而從社會上講，則每個人還是服從本國流行的宗教習慣爲妙。但我母親的祖國是那一個？假如是蘇格蘭或浮幾尼亞，她應該受洗而被教養成一個基督教新教徒；假如是西班牙，則無可爭辯地應該是一個天主教徒。所以這件事只能就擱起來，直到她最後居留地的問題決定了以後才能解決：這件事看來似乎是很簡單的，照我外祖母的看法，應該讓她的女兒教養成一個摩爾人（這是西班牙人的說法），但這件事，現在無論如何應該趕快解決才好，而且應該靜靜地解決。親戚朋友，甚至教會方面的忠告者，對西班牙

的事情是非常能通融變化的，而且是非常有靈機的。據聖典上的規定，七歲是解事的年齡，那時，人的犯罪應該由他本人負責，這是確認信仰的適時年齡；幼年的裴絲妃娜年齡太大了；把她的官方年齡減至七歲，舉行一次祕密受洗禮，在受洗以前先把改過年齡的證件偷偷的帶進來，於是那孩子的宗教行為就變成完全合法的了，立刻可以得到教友的承認和交往。這種聖禮之降臨於她那特別自持的小小的靈魂，似乎並沒有引起她去乞討更多的聖恩。我的母親總是說這些事情是麻煩無謂的社會要求；甚至普通的社會要求，如親友拜訪之類，也很使她不快，似乎他們干涉了她的自由和打擾了她的和平一樣。

但整個地講，她在巴塞隆納度過的那十幾年女兒生活，似乎是愉快歡樂的——她一生中惟一確實快樂的時期。她雖不強壯，但健康是完好的，她的刺繡非常精緻，她的脾氣平靜而溫和；她愛她的女朋友，也為她們所愛；她閱讀羅曼蒂克的詩詞和挑選過的小說，尤其是，她常常跳舞。這是她一生中最大的快樂：並不是為了她的舞伴的緣故——那時的跳舞當然只有圓舞，舞伴並不是一對對的；其原因是在於動作的享受，那種飄然滑走的美感，舞到止境的時候，像是一位披着白紗的仙女，戴着一條美麗的緞帶或鮮花，美妙的玩弄着她的香扇，在空氣中飄蕩着，像是腳不沾地的一樣。甚至在她的晚年，我的母親也從不規規矩矩的走路，而是以短促迅速的步伐跑動的。她常常用她那古怪的，或許是浮幾尼亞人的英語說：「俺

跑過來好嗎？」她並不美麗，而且未老先衰的自認爲一個老婦人，戴一頂白色有邊的帽子，但她有她的美點，即使在她並不想吸引人的時候，也會予人以很好的印象。我可以想像她在年青的時代，手足活潑伶俐，在她那又大又深的藍眼睛裏，隱藏着不可知的謎，還有薄薄的嘴唇，和棕色的螺螄形的捲髮，這三者更襯托出她那雪白的膚色。假如男人們不常常向她求愛，尤其是那些特別注意女人的男人，她就會十足的加以報復。除了她對她父親的熱愛以外，她真正的愛慕，只給了她的朋友們，她們爲數並不多，一生中只不過兩三個人。至於對男人，甚至對她的兩個丈夫，她似乎也是冷淡、苛求、和鬱鬱不樂的，好像良心在向某些不可避免而又令人失望的天命讓步似的。

我且譯出一封我父親給她的信來，那封信的日期是一八八八年一月廿八日，正當我在柏林大學讀二年級的時候，這封信似乎已開始明顯的指出我後來會在美國過學院式的研究生活。

「我親愛的裘斯妃娜；我重讀你溫柔的來信，和那廿五年前當你想念我的時候寫下的詩句，使我得到很多的快樂。我們之間的結合，到目前爲止，差不多快有半個世紀了，假如我把過去的回憶都一樁樁的寫出來，至少要寫滿一大本。當我們結婚的時候，我覺得好似天意說我應該和你結合，我覺得我在向命運之力讓步，雖然我也明明白白的看

出，在那時，像這樣的一個結合，除了那些後來不會不發生的困難之外，還環繞着許多其它的困難。我們這個奇異的婚姻！你曾經這樣說過，而事實也的確如此。我非常的爱你，而你也關懷着我，可是我們却並沒有生活在一起。但我們必需要記得我們的特殊環境。我永遠相信，最適宜於你居住的地方是波士頓，這是你第一次結婚的自然結果，你的第一次結婚决定了你整個生活的方向。我的地位使我無法作正常的或必要的調整。在我這方面，不論在當時或後來，我都不能因為要去住在波士頓而離開我自己的國家，由於我的年齡和種種阻礙，使我不能把英語學習得很好以便混入那個社會。在這裏，我是一個有助於我家庭的人，在那裏，我却只能是一個牽累。

「我應該希望喬琪不離開我，但我發覺，我不得不爲他着想，把他放在你和他哥哥姊姊的看護之下。多不愉快的強迫呀！可是他和你在一起比和我在一起要好得多，而我將以他的好處來作我的快樂」。

這封信是多麼謙遜，它包含着多少清晰的觀察，多少對甯靜和獨立的愛？這不是一個要我來決定的問題，但在所有那些動機裏面，當然包含着某些意義。我在波士頓所受到的教育，比在西班牙所受到的要穩健，而我所接觸的人也比較正常和鎮定，但在那裏我陷入了一種可怕的情緒裏，一種感情上和意識上的冷淡，一種瑣瑣碎碎的但却也是實實在在的歧視和野

心，這些，我在西班牙錯綜複雜的環境裏是不會遇到的。從學習的觀點來講，我在波士頓拉丁學校和哈佛大學裏的教育，是並不切實或透澈的；在西班牙也不會切實或透澈；但我在那裏所得到的學習和觀念會是生氣勃勃的，政治和詩歌的風會使我活躍，連帶而來的就是榮譽觀念。但那時，我將成爲一個面目不同的人；假如我應該成爲像我現在這樣的一個人的話，則我父親的決定，完全是對我有利的。

第二章 我的父親

桑達耶那這個姓，發源於離地中海不遠桑丹德省境內甘達柏靈山邊的一個小鎮，是關於讀音的訛誤而來的。這個姓原來是桑達·裘里亞那，這無疑是一個古人或隱者的姓；而且是一個拉丁姓；但由於西班牙人對某幾個拉丁字母的讀音常常與西班牙字母混亂，以致桑達·裘里亞那這個姓，終於向地方性讀音的姓讓步，變成了桑達·里亞那，桑達拉那，桑達耶那；和桑鉄拉那。最後這個姓，就是那個村鎮目前的名字；而在桑丹德的另一邊，在東南那方面，有一個伊斯辟諾薩村；我那談諧的朋友安東尼奧·馬里却拉·蒙蒂沙侯爵就在那些海邊的叢山裏，發現了兩個相對的村莊，就是斯賓諾沙的故鄉和我的故鄉。他對我講這件事，一半是一種揄揶，一半也許是對我的讚揚。假如把我和斯賓諾沙偉大的智力相提並論，我固然自問有愧，但論到西班牙血統這一點，他却不能和我相比了。他是一個猶太人：他的祖先之所以覓路到伊斯辟諾薩，正如他們後來到阿姆斯特丹，或他到海牙，或我到美國一樣，假如讀者願意翻回去看一看這本自傳的第一頁，他就可以看到，我的祖父雖然不是生在桑鉄拉那，但却生在桑丹德省，他的妻子和我的父親則生在柴磨拉，我祖母的姓是里波里奧，明明是葡萄牙人或加里西人的姓；所以在我父系的祖先方面，顯然指出是西班牙東北部和西爾·伊

比里人的血統；而我母族的起源，一絲不錯的是加泰羅尼亞人和巴里立克人；位於東北部海岸，而對着普羅芬斯和意大利，幾世紀中，把西班牙和整個地中海世界連系起來的，就是這些地方。

桑達耶那這個姓，在西班牙是相當聞名的。我的父親有一本我本族人在十八世紀時所著的書，是討論國際貿易的，贊成斯巴達人的政策，主張孤立和專制。我的父親不叫它爲斯巴達人的政策，而叫它爲修道士的政策；這個政策的基本原因，大概是由於對異教的恐懼，超過了對政治獨立的愛，但著者不是一個傳教師，而是一個商人。我有兩個獨身的姑母，常常告訴我說，我們這個家族是很高貴的，和那時瑪德里的桑達耶那侯爵同屬一支；但她們却無法追索其間的關係，我的父親對這一類的問題也絕不加以注意；所以關於我的祖先，除了他自己那個時代以外，簡直毫無所知。而且，我家真正的族姓是里茲，一個非常普通的姓；桑達耶那這個姓，或許是偶然加到我們這一族來的，正如伊斯辟諾薩這個姓加到阿姆斯特丹某一族猶太人那裏一樣。不用里茲而只用桑達耶那是我父親的玩意兒，在正式文件上簽字，曾幾次使他發生好些麻煩才把他這個縮短的姓名加以合法化。他愛簡單，他認爲單單奧麥斯汀·桑達耶那這個姓名，就已能配得上他適當的地位了。我同情那個動機；但爲什麼不放棄桑達耶那而採用里茲呢？因爲那才是真正祖先傳下來的姓呀！在法律上，我依舊把兩個都